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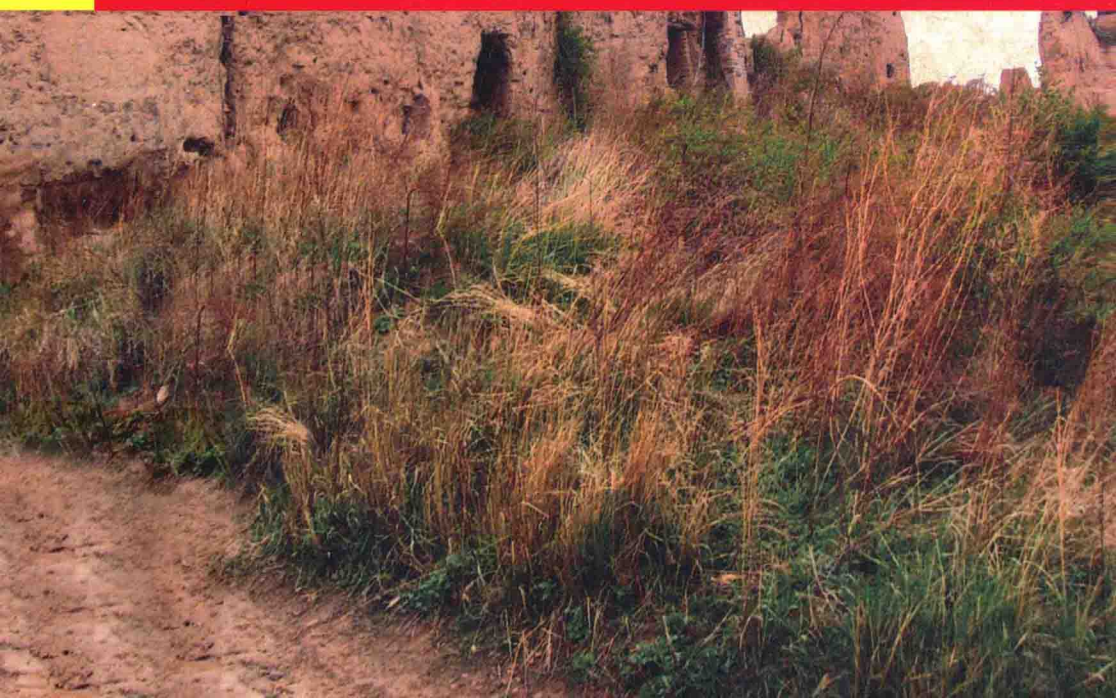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赵秉森 总策划
徐剑铭 李丽玮 著

风过黄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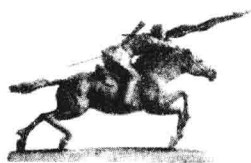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



红军英雄闯山寨方显男儿本色
绿林好汉成将军演绎人生传奇

风过黄龙

赵秉森 总策划
徐剑铭 李丽玮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过黄龙/徐剑铭,李丽玮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033-2498-7

I. ①风... II. ①徐...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2050号

书 名: 风过黄龙

总 策 划:赵秉森

作 者:徐剑铭 李丽玮

责任编辑:钱庆国

责任校对:马 涛

装帧设计:范翼欣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ch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00千字

印 张:23.5

印 数:1—5000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33-2498-7

定 价:4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风过黄鹂

刘力贞题

刘力贞,刘志丹女儿,原陕西省人大副主任

出版献辞

在全国人民庆祝建国 65 周年之际,我们隆重地纪念为共和国诞生作出重大贡献的南梁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成立 80 周年和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 81 周年,刘志丹诞辰 111 周年,习仲勋诞辰 101 周年。为此,《风过黄龙》长篇纪实小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们以无比敬仰的心,首先将这部红色厚重的礼物献给本书主人公黄罗武和郭宝珊二位为我党我军作出卓越而重大贡献的英雄和他们的亲属们!献给陕甘宁西北红军的英雄和先烈们!献给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创建了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作出贡献的陕北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献给红色革命后生以及我们的首长和战友们!

赵秉森 徐剑铭 李丽玮

2014 年 4 月于北京

前言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致读者

请您打开这本书！

书能不能让你读下去，我们很难预测，但是该我们说明白的话，我们还是先说到前头吧！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这样的，2006年初，黄罗武的长孙黄健坚（解放军某部大校）和次孙黄健峰（克拉玛依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委托我（赵秉森）代表亲属把爷爷的这段故事写出来，我义不容辞地担起了这个责任，并很快选择了著名作家徐剑铭和李丽玮同志组成了写作班子，在亲属提供的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展开了采访和写作。

当年5月，我们驱车去了趟黄龙山。那天正赶上县政府所在地——石堡镇旁边一座山上有庙会，我们便上去了。不为烧香拜佛，只想看个热闹。不过，等我们上去，庙里的香客、游客大多数已经下山了，也就是说热闹的大劲儿已经过去了。

有几位负责维持庙会治安秩序的警察还在，我们就和他们聊了起来。话题扯到了本书的主人公黄罗武。

“噢！黄罗武，知道，就是当年到山上劝说郭宝珊投红军的那个人嘛！”说话的是位没穿警服的老者。旁边的几位年轻的警察

说：“这是我们的老局长，退休了，热心参与社会活动。”

一位30岁上下的警察说：“你们应当去旗杆庙看看。黄罗武就是在那里说动的郭宝珊。当年的寨墙还在。不远，城北30来里的三岔路上就是。”

从我们身边过去一位至少70开外的老农，他在我站的地方停留了一会儿，走开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黄罗武……这名字咋这么熟呢？”

短短的几句交谈，短短的一组生活镜头，却使我们受到了不小的鼓舞。因为五年前，我们在撰写《血沃高原——黄罗斌传记》一书时（该书已于2006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就发现了黄罗武这位独具个性魅力的孤胆英雄的资料。这几年，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试图从史料上、档案中、县志上寻找黄罗武的踪迹，可惜收效甚微！所有涉及黄罗武的资料都是一些简要的回忆录章节，多数还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出的记录稿。但弥足珍贵的是，这些老红军老干部老将军们的回忆相互印证了这个历史的真实，也印证了陕甘红军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1934年初夏，陕甘苏区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派黄罗武到黄龙山做几位山大王的劝降工作，黄罗武在山上与山大王们周旋了一个多月，终于劝说山上最大的一股绿林武装——郭宝珊率部起义，接受红军收编，郭宝珊的义勇军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并成为陕甘红军序列中能征善战的一支劲旅。解放后，郭宝珊担任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授少将军衔。

一个人，孤身去闯山大王盘踞多年的黄龙山；与几名性格各异的山大王斗智斗勇；为共和国“请”来了一位开国将军……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多么令人感动！对于作者来说，这又是一个多么诱人的题材！

可惜的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个事件的轮廓和零零碎碎的片段。

可喜的是：人民至今没有忘记这位被“史册”淡忘了的孤胆英

雄！

郭宝珊将军于1971年11月27日逝世于西安临潼疗养院；黄罗武同志于1994年病逝于原籍陕西蒲城。

我们已经无法与两位共和国的功臣对话了，我们也无法请历史将这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娓娓道来；两位前辈又都是勤奋工作，低调处世的人，从不拿自己的功劳说事。如果说作为后人有权苛求前辈的话，我们只能遗憾地说，两位老人忽视了一个道理：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孤身闯入山寨；一个绿林好汉，成长为共和国将军，这件事本身对后人将会有多么重要的教育和启迪意义呀！可他们在有生之年，为什么不讲给后生呢？我们不能苛求前人。

于是我们沿着历史的轮廓，仔细地捡拾着历史的碎片——像孩子在海滩上忘情地捡拾大海退潮后留下的彩贝，然后用我们对历史的虔诚之心，对英雄的纯真景仰之情，借助艺术之神赐予我们的银针彩线，一针一线地将这些珍贵的碎片缝缀起来，让人们看到这个真实的历史和创造这段历史的无名英雄。

于是便有了您手中捧着的这部书。

虽然此题材源自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但这部书仍然属于纪实小说。

对此，读者的评判是最权威的！

我们在等待着您的评判……

赵秉森 徐剑铭 李丽玮

2014年4月

目 录

前 言/[1]

上 部

- 引 子 谁在暴风雨中一路狂奔/[3]
- 第一章 乱世英雄啸聚的山林/[9]
- 第二章 刘志丹“落子无悔”/[22]
- 第三章 土地庙聚会与黄龙沟结盟/[38]
- 第四章 一个“山大王”的生死沉浮/[54]
- 第五章 鬼子崖下碰到的两个女人/[69]
- 第六章 凤凰岭智斗“花狐狸”/[83]
- 第七章 狼嚎狐叫的山林之夜/[95]
- 第八章 “我怕谁”/[110]
- 第九章 一个生者对死者的祭礼/[124]
- 第十章 贾德功学了个新名词:不可造次/[137]
- 第十一章 刀扎不出血,是皮厚还是刀钝/[151]
- 第十二章 “花狐狸”“搅局”,黄龙沟风云突变/[165]

下 部

- 引 子 特殊的“进山礼”/[183]
- 第十三章 闯入杀人场的女人/[187]

- 第十四章 甘草煮茶论英雄/[200]
- 第十五章 爱恨情仇生死劫/[213]
- 第十六章 红军是讲大义气的队伍/[229]
- 第十七章 黄罗武一语震三寨/[249]
- 第十八章 兵败韩城,谁之过/[266]
- 第十九章 热风吹过黄龙山/[280]
- 第二十章 愤怒的讨伐与悲情的挽歌/[294]
- 第二十一章 “赶牲灵”的人儿回来了/[308]
- 第二十二章 “鱼儿”入网了/[321]
- 第二十三章 梨园堡飘飞的战旗和庆阳城血腥的屠杀/[335]
- 尾 声 最高奖赏和最后结局/[352]

后 记/[362]

上 部

引 子 谁在暴风雨中一路狂奔

六月的毒日头把整个渭北高原烤得冒烟,似乎划根火柴,空气都能迸出火花。麦子刚刚收过,赤裸裸的原坡上无遮无掩。

“乒乓! 乒乓!”“乒乓! 乒乓!”枪声在原坡的小路上响起,子弹落下的地方,顿时腾起一股黄尘。

弥漫的黄光中,十几名持枪的武警追赶着一个年轻的汉子。那汉子赤手空拳,奔跑的身影轻如狸猫,十几名武警轮番射出的子弹没有一颗能碰上他。追赶者与被追赶者之间的距离却越拉越大。

“好狗日的……兔子啊!”带头追赶的武警队长气喘吁吁地叫骂着。

一名武警又放了一枪,还是没打着,摇摇头,说:“得是土匪屁子上长眼窝哩?”话音刚落,小腿一软,整个身子便扑倒在地上。

十几名武警全停住脚步,双手拄着枪,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汗珠子雨点般地洒落下来。

“妈呀! 这是要人命哩!”

就在这一瞬间,武警队长发现:那汉子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前方不远处是一座小镇,他想,那汉子一定是钻到镇子里去了。

武警队长飞起一脚踢到躺在地上的那名武警的屁股上,骂道:“狗日的要啥死狗,快起! 那不是土匪,是共匪! 抓不回来,把你娃

的牛牛割下来喂狗!”。

保警们只好强打精神，龇牙咧嘴，一瘸一拐地朝着前面的镇子撵过去。

纵身跃过一堵矮墙，那被追赶的汉子就站在了小镇的街上。

兵荒马乱的年月，骄阳似火的正午，小镇上人影寥寥。

那汉子用一双灼灼的目光，迅速地打量了小镇的街道，忽然发现斜对面有一座青砖到顶的宅院，院门外挂着一块黑地白字的牌子：白水县北原镇公所。

汉子轻皱眉头，稍事沉吟，紧接着便三步并作两步跨到镇公所的门口。

镇公所门口只有一名民团团丁。那团丁怀抱大枪，身子斜靠在门前的石狮子上昏昏而睡，连脸上爬着的苍蝇都扰不断他的好梦。

那汉子身子一拧便闪进了院子。

肥头大耳的镇长金兰亭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忽然觉得屋子里晃进一个人影，睁眼一看，果然有个汉子站在了炕沿前。

金兰亭一把推开烟盘子：“谁？谁让你进来的？”说着便伸手去抓炕桌上的王八盒子。

那汉子跨前一步，俯身将手摁在了金兰亭抓枪的手背上，目光相对时，只听他低声说道：“西山的刘志丹让我来找你。”

一句话，仿佛半空响起一声炸雷，胖镇长浑身一哆嗦，脸唰的一下全白了：“刘……刘志丹？兄……兄弟你松手……有话好说，好说……”

那汉子手腕一翻，那把王八盒子就到了自己手中。他用枪指了指门口，脸上掠过一丝冷笑：“县上的保警追我，马上就要到你门上了。咋说老兄，是你把我卖了，还是先让我把你送走？”

金兰亭这时已从最初的惊恐中缓过神来，小眼珠滴溜溜一转，立时换上了一脸媚笑：“兄弟这是啥话，你到哥的门上了，哥还能把你卖了？”

金兰亭溜下炕，从洗脸盆里拧出一条毛巾，又从墙上取下一件白绸对襟短褂，一边忙活一边对那汉子交代：“来，兄弟，先抹把脸，再把这褂子换上。你就躺到炕上陪哥抽烟。天大的摊场由哥来对付……”

那汉子说声“好”，抬手把刚夺来的王八盒子扔给金兰亭。

两人刚刚躺下，大门口便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十几名保警斜马撩胯地闯了进来。

金镇长还是斜躺在炕上抽烟。那汉子手里攥着烟枪，嘴里却打起了呼噜。

那保警队长显然认识金镇长，行了个礼，便双手抱拳，说道：“金爷，对不住了。兄弟奉命追拿一名共匪探子，追到镇上，有人看见那人跑进你院子了。你看……”

“噢……”金兰亭放下烟枪，抬起身子，懒洋洋地说，“有人看见了？有人看见了兄弟你就搜吧。反正我没看见。”

“金爷说笑哩，兄弟哪敢搜你金爷的衙门呀！”保警队长说着话，目光却盯在了炕上打呼噜的汉子身上，“这位爷是？”

金兰亭淡淡地说：“娃他三舅。早上刚从省城下来。人乏了，叫睡去。”

保警队长迟疑了一阵子，最终还是对部下发了“撤”的命令：“走吧，让金爷好好歇着。金爷，兄弟告辞了。”

“急啥？不来一口？走好噢！也没招呼弟兄们喝口水，你看……”金镇长放了一连串的“马后炮”。

保警们的脚步声消失了，那汉子也“醒”了，对着金镇长伸了个大拇指，说道：“金镇长果然是老江湖！”

“吁……”金镇长长吁一声，“啥球老江湖，差点尿一裤子……唉，这年头，哥这差事不是人干的！官家、红军、土匪，来的都是爷。把谁伺候不到，哥这九斤十四两都能让人家割下来，扔到地上当猪尿泡踩着听响哩……唉！”

那汉子说：“今几个咱啥都不说咧，这事，兄弟记下了。等红军

把事闹成了，兄弟会替你说话的。”

金兰亭点头称是，接着又说：“半天了，还没问兄弟你尊姓大名，啊达（哪里）人？”

那汉子爽快地说：“黄罗武。蒲城上王人。”

金兰亭一拍秃脑门：“听说过听说过！上王的大罗、小罗都是红军里的把式嘛！你是大罗吧？听说你兄弟比你整的事大，都是团长了，官府在蒲白两县都贴过悬赏捉拿的告示呢。大洋 300 块呀！哎，前一晌咋听人说，你兄弟俩都……”

“都让国民党给拾掇了，得是？哈……哈……你看兄弟不是活得牛肥马壮吗？我兄弟比我强多了……”说到兄弟，黄罗武不由得动了情，“骑的是白龙马，腰里插的两把盒子枪……老兄，他国民党想消灭红军，那叫啥？做梦娶媳妇——想好事把娃的瞌睡耽搁了！”

“那是那是……”金镇长一脸苦笑。

忽然，窗外风声骤起。风摇树影，屋子里也暗了下来。

黄罗武说：“天要变了，兄弟得赶快走。金镇长，常言说：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麻烦你送兄弟一程。镇子北边，有你们的盘查站哩！”

“哎……哎……”金兰亭慌乱地摆手，“不成不成！那盘查站不归哥管，是冯钦哉四十二师的人……这事难办……”

黄罗武伸手捉住金兰亭的手腕，笑咪咪地说：“走些，权当陪兄弟逛隍会哩。你的地盘上，谁敢不认你这壶酒钱！”

黄罗武算不上人高马大，但那手却像一把钢钳，稍一用力，金兰亭就觉得自己的腕子断了似的：“哎哟，兄弟你松手松手。哥送你还不行吗……”

两人出屋门时，金兰亭还有些扭捏，可一出镇公所大门，镇长的架势就出来了，不但自己挺胸腆肚，还小声地叮嘱黄罗武：“兄弟，世上无难事，只要脸挺平。脸挺平，胆放正，没事！”

黄罗武一笑：“嘿……嘿……兄弟啥本事都没有，就是个胆

大。”

一胖一瘦两个男人，走在小镇街道上，一路谈笑风生，不大一会儿便出了镇子，走到设在官道上的盘查站前。

官道中间横扯着一根粗壮的井绳，两头系在路旁的柳树上。官道上没人行走，几名穿“黄皮”的大兵盘腿坐在柳树下闲编。

走到离那根拦路井绳 30 米左右的地方，金兰亭站住了，用眼神示意：“到这儿就合适。”然后大声说道：“海娃，哥不送了。所里还有一河滩的事哩！”随后又向路边的哨兵们挥挥手：“弟兄们，辛苦！喔是俺娃他舅……等下哨了到所里喝茶去噢。”

几个哨兵相互交换了个眼色，又朝着大摇大摆走过来的“娃他舅”扫了一眼，其中一个便朝金镇长喊上了：“娃他舅跟咱一样，有啥看的。哪天嫂子来了让兄弟过个眼福噢。听说是个美人胚子呢！哈……哈……”

在大兵们的浪笑声中，黄罗武已跨过了井绳，他站在绳的北边，扭过头朝着金兰亭喊了一嗓子：“姐夫，你可不要把俺姐交代的事忘了噢！”

金兰亭也扭过身来回了一句：“忘不了。你也不要给哥应承的事就了米汤噢！”

黄罗武听出来了，金兰亭话里有话，并且声音有些微微颤抖。

16 年后的 1950 年，新中国的镇反运动开始，金兰亭被政府判了死刑。那天，他被拉上了刑场。当冷冰冰的枪口顶到他光秃秃的脑门上时，一道灵光突然在他脑海中迸溅出来……双膝跪地，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金兰亭突然发出一阵野狼般的号叫：“不能杀我！我救过你们的人！救过黄罗武，大罗呀！”

法场在金兰亭的号叫过后陷入沉寂。黄罗武、黄罗斌兄弟俩在渭北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啊！“监斩官”下令：“刀下留人。”金兰亭被拉回牢房，经连夜审问，当地政府次日一早就向兰州军区发函。军区找到了在后勤部工作的黄罗武。黄罗武干板硬正地说：“有这事。我还对他说过，等红军把事闹成了，我会替他说话……”